

中国帝王系列

新朝皇帝王莽

栗丛森 著

皇帝

黄一



栗从森 著

中国帝王系列

新朝皇帝王莽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皇一帝——新朝皇帝王莽/栗丛森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4

(中国帝王系列)

ISBN 7-5434-5051-8

I. 黄… II. 栗…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2880 号

书 名 黄皇一帝——新朝皇帝王莽

作 者 栗丛森

责任编辑 王 萍

美术编辑 慈立群

装帧设计 陶雪华工作室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7.625

字 数 421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051-8/I·832

定 价 24.7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王莽是一个被历史唾弃的人物，然而又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由一介平民儒生走上皇帝的宝座，不只是有他姑母孝元皇后王政君的提携，主要是由于他礼仪待人，恭廉勤政的结果。可他又为何一败涂地？这里既有巨大的传统势力作祟，同时也由于他崇古复礼、罔负谗言的原因。作品中以汉末帝王的荒淫糜烂的宫廷生活，后妃们争宠生子的风骚，写出了王莽改朝换制的心理路程。

作品所涵盖年月跨度大，涉猎历史画面广阔，不仅刻划了众多的历史名人、名妃，而且是一部生动详实的活灵活现的历史史料。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回

舍群盗枉遭免官 归故里留居元城 (4)

第二回

梦月入怀贵女出世 妬妇撒泼浪子休妻 (11)

第三回

独命女幸运入掖庭 襁褓儿晦气落故乡 (21)

第四回

丧良娣东宫选侍女 穿孝服太子喜召寝 (27)

第五回

结珠胎甲堂生太孙 奉溺爱东宫稳大局 (35)

第六回

受奉承沉迷鼓瑟 怨宦官错害太傅 (48)

第七回

纳贤言再用恩师 进美妃祸埋宫帷 (61)

第八回

假虎威净臣尽忠 乘子兴狡妃晋升 (73)

第九回

众妃游乐独冷中宫 人熊逞凶只身救主 (85)

第十回

争宠爱二妃弃风骚 贪美色四娇戏合亭 (95)

第十一回

溺幼子东宫受疏 攀近亲朝臣保储 (109)

第十二回

进谗言诋贬太子 通消息挫败狡妃 (120)

第十三回

惑宠妃欲谋另立 秉直臣冒死护保 (130)

第十四回

孝母后诸舅受封 报宠任奸宦毙命 (139)

第十五回

大雨连年决金堤 识人不渝荐王尊 (148)

第十六回

宠娇后糜欢无度 为继嗣执谏不休 (156)

第十七回

帝恼怒司马咎辞 母悲伤邪臣入狱 (166)

第十八回

惧母后放手游荡 娱亲侄荐举出山 (175)

第十九回

恃无制游乐贪欢 受训斥戏愆诸舅 (186)

第二十回

游王府喜获飞燕 求子嗣怒废皇后 (197)

第二十一回

傲臣儿讥责龙阳 昏皇上情谪男嬖 (207)

第二十二回

迷淫妃晦戴绿帽 借种儿冀生皇子 (216)

第二十三回

毒妃子杀子灭嗣 贤达臣犯颜揭奸 (225)

第二十四回

登首辅克俭恭廉 求继嗣巧赂人心 (235)

第二十五回

成帝崩究治淫凶 继嗣立争位后宫 (244)

第二十六回

罢座位王莽辞职 丢权势王氏遭黜 (254)

第二十七回

干朝政排除异己 寻前嫌贤妃遭冤 (264)

第二十八回

明大义中山救孤 妄称尊贤达归国 (277)

第二十九回

附权势诬贤丧命 持操节迫子正法 (289)

第三十回

宠美男再造乐平案 净直臣怒上“七绝”书 (302)

第三十一回

召故臣欲盖弥彰 重佞才倪露妄乱 (316)

第三十二回

治大丧王莽重出山 孚众望贤臣再居首 (329)

第三十三回

选继主透说箕子 稳朝政清理隐患 (341)

第三十四回

振朝风以公祛私 安汉室率先垂范 (351)

第三十五回

主朝政献财赈灾 选皇后隐避其女 (363)

第三十六回

戒旧训亲党涂炭 行新政位加宰衡 (376)

第三十七回

游京甸庶民称颂 启盛世万众请命 (387)

第三十八回

上椒酒平帝病亡 选幼主王莽居摄 (398)

第三十九回

初登位刘氏起兵 再振威假帝损真 (410)

第四十回

临大统崇周改官制 避深宫逆新守旧规 (423)

第四十一回

颁新法政苛众忌 怀旧主罪责刘氏 (434)

第四十二回

选佳婿老臣丧生 拒符命三凶陈尸 (445)

第四十三回

树国威怒惩四夷 亡重臣欲召遗贤 (457)

第四十四回

遗臣拒命敌新制 新痞乘时营人命 (469)

第四十五回

弄欺诈外夷不服 再征战官逼民反 (479)

第四十六回

罔自负内乱四起 吏为兵风倒宫墙 (491)

第四十七回

探中宫惊生疑窦 发子奸绝子亡孙 (502)

第四十八回

听妄言伤兵促战 剿民叛泣军出征 (511)

第四十九回

败梁郡元气大伤 废新政刘氏兴兵 (523)

第五十回

失昆阳大势已去 生内叛新皇朝倾 (532)

第五十一回

临汉兵执志不悔 守渐台乱兵分尸 (544)

引子

大名府城东三十里处，有一条南北二十几里长的大沙岗，据县志记载为沙麓山遗址。

沙麓山在历史上是座名山，其废墟曾肇生贵女。

春秋时代，黄河、淇水并肩流入卫国境内。洺迤平原，陡然隆起一座沙麓山，黄、淇二水忍痛相别。黄在其东，暴戾成怒，喷沙吐浪；淇在其西，声嘶力竭，清泪常流。

沙麓山南北蜿蜒盘桓，山丘隆腾，峰巅奇秀。借两水的润泽，沙麓山下碧水流翠，民纯物丰。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垂涎欲滴。齐国为防晋国东侵，在莽莽的沙麓山下为卫国公子卫诸夏筑起一座城池。登城西望，沙麓山五峰相峙，像五只逐奔跳跃的奇鹿。由此，随把城池命名为“五鹿城”。齐、卫二国在此共筑铜台，作为会盟演兵之地。沙麓山下，战旗猎猎，声势烜赫。

鲁僖公年间，偶遇干旱，水竭流断，树木枯死。十四年秋八月，突然山摇地动，呼隆隆一阵阵巨响，沙麓山山崩沙飞，一股黄气冲天而立。骤然间，吞没了村落，填平了城池，壮观的“五鹿城”顿时夷为废墟。

那股黄气久聚不散。有位赤足披发的老者，在此地巡来巡去，昼夜不止。人们奇怪，问道：“老丈，你在寻什么？”老丈似答非答：“沙麓之灵，太阴之精。沙麓山崩，精灵要去，吾来乞栖。”人们又问：“沙麓山好好的，怎么崩了？”老者回答：“阴为阳雄，土火相乘；阴为女，女为元后；阳为火，火为汉。阴为暗八，阳为明八，八八六六四，加土之五，六六四十五年后，将有齐国田氏之圣女在此地出生。”

老者边说边跑，忽然卷起一股黄尘，转眼不见。那股黄气也随之渐渐散去。

女为元后，而元为谁？这是个诱人的谜团。

战国时期，魏国灭卫。杀死卫怀君。又以卫怀君之弟为魏婿之故，将其立为元君，并把沙麓山之地封为元的食邑，建魏城亨为陪都；秦灭六国，独统天下，元未成龙。刘邦起义，在芒砀山的密林中遇见一条巨蟒挡道，挥剑斩为两段。去不多远，有一老妪拦住责问：“我儿乃白帝之子，挡道本想讨你个口封，你为何害其性命？”刘邦闻听，知是蟒母，不敢答话，落荒而逃。老妪不舍，追着问道：“你何时还我儿性命？”刘邦暗想：在深山密林之中，我怎能斗过神蟒？只要到平地，我就不怕你了！于是边跑边随口回道：“到平地再说！”老妪说：“可！”顿然一股黄气冲东北飞去。

这又是一个神秘的谜。

刘邦即位，建立汉室，借卫元君食邑之故，在沙麓山之地设置了一个元城县。

敷衍史迹民言，连缀成篇。汉应土火，贵女未现。转眼汉过百年，到武帝年间，沙麓山的精灵，孕育而成。降世何家？精灵正在沙麓废墟游动……

第一回

舍群盗枉遭免官 归故里留居元城

这一年的冬季，冷得邪乎。刚刚入冬，一场鹅毛片似的大雪，把个灰黛色的元城县打扮成一身的银装素裹。皑皑的白雪盖得老厚，茫茫野外，路断人稀。

日暮时分，有两辆黄帷轿车，打南官道上嘎吱嘎吱踏着雪，向元城缓缓走来。跟在车左右的是两位骑马的汉子，一位五十多岁，身材魁伟，三缕髯须英气昂然，勒马挽辔一副将才风度；一位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身材瘦长寡弱。望见元城城郭，长者陷入深思。

“爹爹，前面是什么城？”年轻人打破了沉默。

“元城！”长者简捷地回道。

“离咱家乡还有多远？”

“五百多里。”

年轻人出了口长气说：“离家尚远，路又难辨，到元城

住几日吧！再说，您在这里救过那么多人，为他们……”

长者拿目光扫儿子一眼，不愿他再说下去。然而，显然他的心情很难平静。抑郁地沉默一阵，一抖马缰说：“好吧！跟我来！”说罢，抖马向前跑去。

长者有了精神，其他人马车辆都来了劲头儿，丁丁当当向前跟去。车后扬起了雪尘。

这位长者叫王贺，字翁孺，山东海滨人氏。他原为汉武帝的绣衣御史。近些年来，武帝连年用兵征服匈奴，赋役繁重，再加上苛法严刑，任意株连，闹得民怨沸腾。东郡和魏郡有些民众铤而走险，啸聚成群，做起盗贼。朝廷对饥民不是赈济抚慰，而是发兵缉捕。几年没有荡平，武帝又严苛做出一个沈命法：凡是对盗贼不闻不问，或闻问不能尽诛杀的郡县以下的官员，一律坐当死罪。武帝派出王贺和暴胜之二人出巡，并给予对地方官吏的生杀大权。暴胜之去了东郡，王贺来到魏郡。暴胜之依照沈命法，对郡守、县令以及衙门小吏，以捕拿不力连坐斩首一万多人。王贺来到魏郡，发现盗贼都是些衣不遮体、饥不堪忍的平民百姓。有名的酷吏魏郡太守坚卢都不曾忍心诛杀，何况素有抚民之心的王贺！王贺动了恻隐之心，对地方官吏不但不连坐诛杀，对盗民除把个别的罪恶难赦的诛杀外，其余全部放逃。部下对王贺担心，有的来劝王贺：“王大人，这样下去，不怕圣上怪罪？”王贺笑了笑说：“我听说能救活一千人的，将来子孙兴旺；我能救活万人，后世当从此兴盛呢！”

回朝谢旨，王贺与暴胜之的战绩相比相差甚远，武帝以奉使不称职，将王贺免官遣归故里。王贺侥幸没有被株连丧

生，草草收拾家眷，翌日离京登程。他不愿让亲朋受牵连，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有在长乐卫供职的二儿子王宏送出京门。天色灰灰，北风凄凄。不料半途降下鹅毛大雪，闹得无路可辨。“皇上贬我，难道上天也要折杀与我？”王贺一腔悲愤凄惶，望天长叹。

在雪中艰难跋涉一日，临近元城，王贺心里喜忧参半。喜的是在元城捕盗时曾放逃过好些人。那时他们曾磕头拜求，感激涕零，这时见了总少不了有份亲情；忧的是“罪人”还乡，虽然不是贪官污吏的耻辱，但总不那么光彩，见了亲朋怎么言说？可是，听到儿子的问话，有所怨意，转念一想：救人虽不图报，但在这里找个僻静的客栈，悄悄暂歇几天，待雪化路开再去也可，只要不出门打扰这里的人，也就是了。

王贺主意已定，策马来到元城门外。元城西临淇水，南面白水潭，虽是冬季，但水未封冰。孤帆渔火寥若晨星；一群群水鸟白鹤，在芦洲蓼渚间匆匆飞旋寻栖，呱呱的欢叫声，表达归窠的喜悦。

王贺跳下马来，系系披风，牵马走进南门。街上行人稀少，两旁的店铺大多已打烊关门。离城门不远处，路东飘着个客栈幌子，看看半掩的门面还整洁。再往城里走怕被熟人发现，张扬生事，王贺打住了脚步。

“客官，请进！”机灵的店小二热情地迎了出来，“是吃饭打尖还是住宿？”

“住宿！有没有较静的房间？”

“有、有！”店小二应着，两只眼睛直往王贺脸上打量，

突然惊喜地问，“您……您是王大人？”

这个店小二怎么会认出我来？王贺有些奇怪，转而极口否认：“你认错人了，我姓田。”

“不、不，您是王大人，是王大人！”店小二一口咬定。“我认切了！您是王大人！小人给王大人磕头请安了！”店小二说着就跪下磕头作揖。

“起来，起来。”隐瞒不过，王贺只得俯身拉他。而后问道：“你怎么认得准我是王大人？”

店小二说道：“您不记得了？我就是那个您释放的小磨子呀！”

“小磨子？”王贺打个吸溜，认真回想：在元城捕到的盗贼中，是曾有个十六七岁的又瘦又弱的男孩子。别人都被放舍逃去，惟有他躺在地上不走。看他饿得无力，王贺就命人给了他两个馒头。可他，狼吞虎咽地吃下还是不走。王贺问他：“你怎么不走？”他哭着说道：“我……我父母双亡，没家可去。回村里去，也是饿死。”孩子的诉说，王贺也觉可怜，没奈何拿出几两银子给他，说：“去城里谋个生路吧，千万不要再聚伙盗窃了！”想到这里，王贺仔细打量一番店小二，虽然白胖了，但面相还依稀忆得出来，于是惊喜地问：“你真是那个饿得走不动的小磨子？”

“小人正是！”店小二感激地说道。“听了王大人您的话，我来到这家客栈，店家收留了我，大人您的救命之恩，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掉！”说着又要跪下磕头。

王贺说：“好了，好了，快去安排住房去吧。”

店小二应着跑进后房，一会儿喊来了店掌柜。这个掌柜

与王贺虽不相认，但也热情备至，把王贺请进上房，又派人帮着卸车喂马打扫房间。一家十来口人安置妥贴，店掌柜已摆上酒宴，为王贺接风洗尘，王贺一番感谢：“多谢店家盛情！”

几天来的路途劳顿，王贺本想好好歇上两天，哪知风声好快，第二天还没起床，县令、“三老”就赶来拜望，非让住进官驿。王贺感到住官驿多有不便，一一谢辞。

这些人刚离去，店小二又跑进来，说建公来了。这位建公是元城一带的名士，一副清风道骨，一双犀利的眼睛能透人肺腑，他谈吐词语严正，叫人听了不由得肃然起敬。王贺在这里捕盗时，建公曾独来拜谒。他向王贺进言说：“为吏者太刚必折，太柔必废，若能宽济相宜，方能积德扬名。王大人及后世子孙与元城父老缘源深远，不可伤之过甚。”王贺舍放群盗，建公的话给了他很大的触动。如今虽然被免官，但王贺不悔，并且感到建公是个很值得敬重的人物。

“王大人，可安好？”

王贺还没顾上出迎，随着清亮的话语，建公已礼立门前。王贺急忙迎出还礼：“建公可安好？”

“王大人元城父老遭冤，愚建代表元城父老，向王大人谢过了。”建公双手一揖，深深打躬。

“不敢，不敢！”王贺忙上前搀住。

礼罢，王贺把建公让进房内，打座上茶。

“此番，王大人真要回故地东郡？”建公呷了口茶，看定王贺探问。

王贺说：“皇上遣罪臣归故里，还能向何处去呀？”

建公摇摇头说：“不然也！”

王贺不摸建公意在何处，随问道：“依建公说，我还能向何处去？”

建公坦然相告：“依我之言，你就落居元城。”

王贺想了想，摇摇头道：“不是故里之地，怎好安身晚年。”

“王大人此言差矣！”建公说道，“元城是块风水宝地。春秋僖公十四年，沙麓山崩。有位仙人曾谶言说，阴为阳雄，土火相乘。阴为女，女为元后；阳为火，火为汉。预测到六百四十五年后的汉，将有一个圣女在这里出生，大约应在齐国的田氏。王大人的故里正是齐国之地；王氏为齐王田建的后裔，正应仙人的谶言。元城郭东有五鹿之墟，西处沙麓之中，今王大人落居此地，正当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逢元即兴之时，若遇机而应，王氏子孙将要重新兴盛的啊！”

建公这番玄玄乎乎的话，说得王贺倒有些动心，但他心里也明白，建公所言一来是安慰他，二来是诚心留下他。对后世贵女，他不敢奢望，可这番盛情却不好执意拒绝。再说，与故里豪门佟氏素有怨仇，这次免官回家，少不了生事摩擦，倒不如留居元城，依了建公这份盛情。王贺主意拿定，喜上眉梢，说：“依建公之言，我还是留居元城的好了？”

“留居元城的好。”建公真挚地说道，“元城界在中原，独殿河朔，天气雄浑，内蕴灵机，是块不可多得的地方啊！”

“好！那我就留居元城，与建公做个元城乡党吧！”